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八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

睢陽之守鉅鹿之戰未易與李王之功相低昂也

貴州巡撫李橒敬陳新撫救援之功疏曰、自貴陽圍解、職有報捷一疏、爲新撫臣王三善稍敘其槩、然從前半載苦心堅忍之由、及歸期七月拾命赴援之力、新撫不言職又不爲之言、誰當言者、職在途追憶圍城措餉、費幾許心神

聞之猶堪損涕況身當者耶

當事竭防、受幾許怨謗、總爲此一片城池數萬生靈、而日久無援、財盡民窮、兵驕將悍、衛民之兵、盡是殺民之兵、護民之城池、反作坑民之陷穽、是時不禁殺人、不可禁殺人

又不能情法並窮笑啼俱碍即鄉官洊淵民倡義捐資破産贍兵猶不免抄其家而殺其女其他可知職痛念身家不死於賊則死於兵婦女數口授以刀繩聽其相機自盡尚有十歲之子七歲之孫不能死職又不忍殺之職妾馬氏曰父母死而子生生者不義妾能生之亦能死之願授火藥一霍足了大事那落逆賊亂兵之手職泣而許之嗟嗟此時此景慘動天地職指此身家委之刼數獨無奈二百年城池數百口億萬付之烏有切恨死有餘辜就意曰延一月有新撫臣之兵從天而降救此殘山剩水還之天朝拔此億萬遺黎出之苦海哉說者曰不有守者拔亦

無及、職則什不有援者守終無功嘗試譬之、職等如水火。中人救援不至有俱沒俱燼耳自遺自受無可奈何新撫則睪洪濤而投足視烈焰而引手非有一段血誠俠骨誰能強之臘月之援不至職等不過以身殉之何益封疆且。安所得功又安所得敘功人而累累陞之賞之爲此職所以轉思轉憶職之若又轉思轉憶新撫臣之功也新撫與職共處二十日荒涼城郭不能共杯酒勞苦獨有彼此背立相弔職經年不見邸報從新撫索觀數本封識宛然職問之日日來止辦討賊無暇觀觀之徒亂人意耳職服其立志之一從征將士有護職入沅者沿途指點何日進兵

何墋札營先登報捷者，何將奮勇齊力者，何兵言之甚悉。乃知弭歲十一月終，楚蜀兵不至，撫臣不得已，召諸將諭之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能來矣，吾輩死於法亦死，死於敵亦死，曷若與敵之。於是命道臣何天麒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爲右部，令道臣楊世賞督兵萬餘，從都勻進爲左部，而撫臣自將二萬兵，道臣何升從中路進，當賊鋒。人有議亂月不與師者，撫臣斥之。職服其決機之迅。臘月朔發，日之方欲試新添，人有言部署未定，盍俟諸，撫臣曰：毋虞，兵貴神速。二之日次甘猪副，三之日次新安，夾新添四十里矣。是夕合營大驚，報賊至，衆議退兵，撫臣曰：退則盡

千秋知判

[illegible]

粉耳吾以死捍之、援兵不動卒無賊、知為奸細訛言使站立不定又是變城河續危哉、職服其凝定之識四之日命劉超為前部抵龍頭營撫臣以身尾之相去不二里聞銃榖衆股栗欲止撫臣曰前驅當賊必有退者吾當為後勁遂策馬而前未一里而捷音至曰劉超破賊矣超兵遇賊采却超下馬斬兵二人持刀斷賊一標有賊首阿成驍勇特甚超與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遂披靡逆撫臣之兵後至大呼齊進奪龍里城賊四門齊攻復大戰却之職服其敢勇之氣五之日往龍里城衆議曰此地去省會四十里賊必有重兵堵截量而後進可乎撫臣曰此行畧數

日糧爲必死之計，不能持久，吾初至，賊不知我多寡，宜急擊之。六之日，侵晨策馬先進，衆隨之，賊覘者始知撫院自將，意有數十萬兵至，相顧駭愕。安邦彥紿其衆曰：吾當增兵來助，遂遁去。賊衆相率退屯龍洞，我師遂奪高寨七里冲之險。七之日，進兵畢節，賊步騎如雲，觀者失色。孫元謨將所製木發貢七門齊發之，賊死無算。楊明楷率烏羅司兵如墻而進，賊亡，弃所乘錙重器械山積，遂乘勝抵城下。職與鎮道各延之入城，新撫不可，曰：賊去未遠，兵心未定，吾主帥也，不可即安，遂營於南門外坡上，設帳大雪中。次引移營宅溪，賊聞之，遂遁陸廣河外，懾服其次策之酋此

一舉也人危之者曰奇着險着有幸之者曰天助職曰唯唯否否夫以二萬餘逍遙之兵捷發於一旦及龍里而賊不知及闘城而舒城不知何謂非奇譎臣一書生耳將孤軍深入而不顧前賊之覘不慮糧糗之乏何謂非險以二萬師當十萬衆屢戰屢勝兵不血刃而僵尸載道且進師七日天風清爽逆賊之夕雨雪驟至何謂非天然而非然也使人人畏奇着必尋平着畏險着必尋穩着比及平穩時求黔城官民於枯魚之肆矣即云天佑何日無天何人不可邀天必待撫臣下奇險之着乃恰逢此或然之數耶且如職所云並志之無發機之迅堅定之識敢勇之氣決

策之審天耶人耶乃說者因其後舉之捷咎其前事之遲嗟嗟撫臣之遲得已耶不得已耶兵之不得不遲其咎獨任之耶衆任之耶職自開疆城之敗每每致書新撫諄諄以分路進師選將擇兵解散苗仲多備火器為要若此數事非數月工夫不能了究竟師出三路賊不能併力以截我者形勢分也走數百里寸寸賊巢而無爲賊用者苗仲散也龍頭斬二逞兵誅一首賊而得勝者將得人也龍洞之捷衝鋒破陣者得力在火器在烏羅兵也此誰非從遲中得者遲而無及則職等之命封疆之不幸也遲而及及而有効不至如四月六月援兵勞而罔功輕而僨事則

史公深知黔中情形故述議綦緊可行

撫臣半載遲回之苦心七月銜鈴之定力職烏得不表而出之以為開功之定案哉伏乞
皇上褒揚優異專任責成仍
勅諭撫臣集思廣益用謀勇之將收一戰之功併收萬全之効而各省催兵催餉毋以畛域掣其肘一時小勝小敗毋以議論撓其成則不負新撫一番之敢戰亦不虛職經年之苦守矣
貴州巡按今陞太僕寺少卿史永安敬陳蕩平疏曰貴陽之圍解也皆緣撫臣王三善親身督陣道臣向日升負弩前驅故將領爭前兵卒用命能以寡而禦衆以勞而破逸

勦捐之計無出於此者

孤軍而脫十月重圍即此便足奇功何必論斬獲哉若賊潰矣而尚以全力歸也奔渡陸廣矣而四十八支頭目惟安邦俊先斃於銃其餘尚偷於食息也河以內之獞土尚延袤千里也烏得而易視之使此際更加一番慎重振旅河干佯爲掃穴或駕言招撫姑以緩需賊必不敢輕出陸廣我可以先固根本一面將續到官兵自龍里以下處處布置鎮壓苗仲疏通道途儹糧徵餉充實會城一面則會蜀滇各路并進賊雖狡能出吾掌握乎（非是通論）初撫臣迫於倉庫之空虛而計因糧於敵遂決其乘勝之險着而希旦暮收功僥

天厭賊惡而奪其鑒。一鼓掃蕩之。不亦奇乘哉。無奈士卒不飽。採取易窮。險易未嘗。倉皇深入。遂使賊得肆奸。而有陝虜潞澤。兩河之敗。據各道者稟報有謂先鋒楊明楷率官兵萬餘、於去歲三十日渡河札營於三十里地外、正月初七日、全獲奸細吐供賊糾大衆於初十日接陣遂差人報劉副總、發兵接應副總不信兵未發而賊果於是日以數萬至矣、明楷方奮勇抵敵蒙兵先潰電光營兵亦潰兵將奔逃溺水死者不下數千明楷未知下落有謂因採取浮糧賊乘營壘之虛而擊之殺傷將領四五員楊明楷竟被生縛者、有謂前後參差南北矛盾致有是敗者有謂西賊糾蘭衍

與安效良等衆并力而攻陸廣復并力而赴鴨池與張總
鎮交戰賊衆我寡勢不能支遂退守威清者有謂秦兵因
五月無餉浮糧將盡無處採取又見賊勢重大各懷歸念
未交鋒即於十七夜遁而全營楚兵亦遁何監軍見勢孤
遂同張總鎮退回威清止獲商游擊劉都司等兵黎明被
賊閘掩及冲突而出賊乘勢追擊以致各官兵余復奔竄
不可安撫緣是逃兵絡繹漫散而下道路傳喧人心震動
遂致前仍復肆荼毒龍里復為占據據廣西監軍道副使
周思報從龍里以致危城被劫殺者死橫四十餘里向參
議何副使劉鄉官孫鄉官楊舉人馬岩押門承差運擢楊

通判或家人被擄、或子姪盡戮、或刼其輸扛、或搶其本籍軍師李時將卒兵三千、被賊冲散、幾損其半、嗟乎、如此阻截、何殊未解圍將之光景、況下而重安、陽挪一帶所在流刼亦復如是、日今省城、鬧斗米至銀五錢矣、雖較之曩時百餘金之價尚遠、切恐危急已甚、如之何也、有續到之兵、無續到之米、無可奈何、而言採、傾我目採米、而兵則並攘其囊餽、並採其妻孥、旣撫之、復害之、一鬪敗、翻擧起流刼、則實傷之、緊誰之尤、是昔之苗仲從賊、尚懷心於我、今之苗仲從賊、再言撫、誰肯一心於我、況我目採於苗仲、而官兵則並採於軍兵、卽避難深嶼者、亦不能保其蓋藏、是向

之守寨綏抹百里內將解無糧而可乘且新到之官兵雖以協力役業之人士未定驚魂傳聞逆酋攻咸清不得攻平虜不得復退而札營於河岸倘狂而猝至城下大勢將有不可知是餉一日未通則省城之生機一日未固糧米一日不運則省城之人心一日不安今日急着惟有疏籠里餉道以通省城疏清平餉道以通平越則疏籠里餉道非亟除何中蔚不可蔚一孔息然今甘心從逆經年戕殺罪惡貫盈而數百部苗剪除亦易惟得一重將暫鎮新籠相機馭之當如探囊今督臣已催施漢兵二萬將到付之總理督欽管領則此路可以料理矣疏清平餉道孫家墳

垂安等處之惡苗不可化此苗緩則出刼官道急則逃竄山箐難以遽言掃除亦惟留一亞將設為餘兵留鎮備與上下把截苗自不敢出　臣　欲暫留總兵麻鎮當此而業往廣西催泗城兵去矣切討總鎮張彥芳部兵飢已盡營兵不聽其約雖在會城實為贅癰不如調之於此使其招慕調兵肅清此處庶人地相宜不至稽其驥足也然此一要害關係最大當兩河進兵時　臣　竊慮酋勢急迫或出烏江出湄黃冲突偏輿以塞我咽喉則清平而上皆成釜魚。一慮及此汗即浹背當除夜猶發牌嚴飭哨探令新添廳禀稱得奸細一名供稱羅賊已入山箐昨陸廣鴨池之助鐵

者賓令藺兵七萬倘欲發兵由滿䢘以下偏岩興匝截糧餉等語是賊果有謀矣大抵黔所倚以為命者惟楚楚之咽喉斷則黔之事去矣非得一鎮撫駐札豈得無虞哉是在當事諸臣之留心也今日大舉又非合蜀黔而為一不可欲合蜀為一非共一總督不可今兩省之總督分矣分則各顧

封疆而不相照應不知蜀黔合則水藺之勢分蜀黔分則水藺之勢合使我兵進犄兩河時蜀亦進搗紅巖則藺兵何暇而助水西乎又使滇兵亦進搗烏撒則安效良又何暇而助水西乎是欲搗巢不得不助曾以交攻更不得不

設五省總督以專調遣專征發而后呼吸應血脉通此理勢之必然此今督臣楊述中誠可當此重任但以蜀人督蜀不知於例合否如無碍一則達旦夕之期會一則以省添設之煩擾計無便於此至遵義一路係蜀黔之要會水藺之后門當重慶恢復時黔苗屈朝宣等各領烏合之兵萬餘即聚於此且開道廳皆到城中路途未甚阻塞使督臣張我續而出此路便可數日收拾黔矣后復被賊窮擾

、、、、、

有言今已恢復者總未恢復大兵一到嘯聚之寇當即解散亦惟藉一大將統萬餘兵坐鎮此地以通蜀黔道路且西可以御水藺之肘東可以壯瀘衛之藩遠可以與輿偏

敵勢相倚而消逆酋冲突之謀，進可以聽進攻沙漠而爲直擣大方之舉，惟是賊顛首顛尾，勢將自分，而陸廣等處自可得志。督臣已計及此，但不可不早圖之耳。又自省而上至安南，處處賊巢，處處當備，使麻總兵果督泗城至俾其恢復安順，而暫駐之約，令叅將許成名、都司黃運清、副總張鶴鳴、土司於勝龍等相機勦洗羅沙諸寇，以通滇黔道路，葢黔可以得滇之力矣。如是蜀滇黔交相爲用，又何難擒逆酋之魄而制其死命乎。不然自黔而蜀，路必由楚；自黔而滇，路必由粵西，往近動踰幾月，機宜變在呼吸，縱設總督調發不來，亦何濟於緩急乎。願急着督臣大舉也。

有糧有餉則可圖無糧無餉則終成畫餅當解圍后楚兵勇西兵其石柱司兵絡繹至黔者不下數萬餘聞省城官兵亦過三萬矣皆因無糧餉逃亡幾盡夫聚之數月不足者散之一日有餘前此所費金錢盡付東流不亦甚可惜哉臣前疏所

請二十萬兵三百萬餉留全楚之漕糧耗米盡以供黔益亦揆時度勢非此無以計蕩平耳近讀督臣一揭大約謂實得餉銀五十餘萬而前此已用過百萬矣此百萬之用僅解得一困城而勦洗所費不貲可知是在

皇上

垂念西南半壁、

亟敕廷臣設身處地實籌畫一番、如臣前疏所

請數日、

慨發濟急無惜小費而悞大計庶使督撫諸臣得以藉手

而逆之巢穴靖之、數千里封疆以還我

皇上矣、顧師行糧從自古記之有糧而無餉尚可濡之日

月有餉而無糧又安能待於須臾夫全楚漕糧耗米不知

一歲之總數幾何、但以二十萬兵計之百日而用二十萬

石況黔之一線鳥徑九曲羊腸不惟患無糧且患有糧而

無轉運之術則糧更當急講也然臣猶有說焉量能授職

層累而上之則上易示德下易感恩倘人非國士一戰倖成輒以布衣而登壇不惟將來窮鼓舞之術而人無根蒂且有飽則颺去之虞矣況勝則破格而賞不勝則優容不問不知威之孰知德乎驅除虎貔皆一家蕩惡掃氛皆一人今開府將與北分既以矛盾致令參差解圍之將與城守之將又分恐以枘鑿生齟齬非當事刳藩籬平心駕馭則陸賁之鑒不遠矣戰守機宜難以臆決而夷情地利惟土著之人能悉之廣益於衆獨斷於己則奇正變化有不可勝用者威嚴可不濟乎羣策可不集乎此一時之對症而清備其藥石者也三百日苦

守之猺土實不能忘情取效猓舵之說如此懇乞
皇上
勅下該部酌議如有可採伏
請施行則
封疆幸甚 臣草疏畢即得新按臣奏內都勻回尚未解而
銅仁之紅苗思州之黑苗羣起為亂逆酋近日借牌造橋
直欲進逼鎮遠等語固逆酋之蓄志謀久也 臣疏言當復
通義議總鎮鎮偏橋正以防之倘戶牖不綢而狡賊果冲
突至此乎則兩江九股諸苗當一日而趨附者數萬黔事
眞有不可知者 臣請清平而上盡成釜魚豈危言而聳

聖聽哉念及於此

皇上之

發餉與楚粵蜀滇諸臣之引手誠不容旦夕而待也

戶科韓繼思議請

發帑五十萬以救危懸其便有五

朝允夕解刻期前行而川即至較之歲月催征者此為最上急着一便也或用以補從前之缺之或蓄以待日后之關領無一事不湊集無一人不蒙恩較之憑虛技括者此最為實着二便也古有以投膠而鼓衆志者為恩自上出雖微必感况以五十萬之金錢俯自內府三軍有不感泣而效死力乎是為鼓士氣之機權莫妙於

發帑三便也古以量沙而偽折敵鋒者使知軍有見糧敵自無敢犯况以

九重之

寵命齎五十萬之金錢不以逮疆而志侵帥窺酋有不風聞而遁思乎見為夷膽之妙算莫捷於

發帑。四便也。職非爲了此不過五十萬
帑金、可靠五十萬
帑金而盡舍諸臣之條議也、以
帑金發在旦夕。而協濟者、通融者。乃能陸續接濟。不致
貽乃公事。
皇上不愛
帑金、而諸臣又何敢愛湊處之萬餘乎。是以一兩月見在者而連三五月以佐之征解。又以五十萬金錢而合并數百萬之湊處。五便也。
戶科羅尚忠疏請
勅命輔臣編
建文年號追復
位號並復
廟祀并贈䘏祀謚仗節死事陳迪、景清、黃觀、黃鉞、王良、鐵

欽練子寧陳思賢八人其妻子節孝忠貞者宜令從祀本

廟旣

聖朝無缺典萬世有信史矣

按陳迪南直人

建文間為禮部尚書

文皇帝

登極

召迪責問迪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僇割

鳳山等鼻舌食迪迪仍不服與凌遲死妻管氏合門縊死

遺孤瓜瓜五月鄰嫗黃氏從溝中潛出之至八歲事覺

遣戍蓬萊縣永禁未還

黃觀南直人

洪武間中三元

建文間為禮部侍郎侍中靖難師渡江觀奉

詔上游家人自

京奔至言其妻翁氏與二女被執翁氏攜二女投淮清

橋下死家屬亦盡投水死觀北向再拜曰臣不能報

陛下矣投羅溪死籍其家弟逮姻黨

黄鉞常熟人

建文間爲給事中以外艱還蘇州知府姚善義激誓當一面鉞募兵勸善總蘇松嘉興五郡兵勤王不克善亦被逮鉞食慟哭曰吾與善同受

國恩吾死吾獨恐生乎遂奔入水死

練子寧江西人

建文間爲御史大夫

文皇帝

登極方孝孺子寧死清獨委蛇朝

朝人疑之一日早

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紅星犯

帝座甚急清獨着緋遂收之得所藏劍詰責不屈而死

是夕精爽迭見又族其家而入

殿廷爲厲又籍其鄉轉相扳染爲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王良

建文間爲浙江按察使

文皇帝

登極

召良良集臬司諸印私第積薪木坐妻問其故我分應

中國之威置偏師於登萊以張犄角之勢而以數千兵置之海上使毛帥時出不意以疑敵撇敵誰曰非策然而兵微勢阻有小才而無遠略可以撇敵亦未必足以制敵也明張鎮江詭遇之功又倖獲屢撓聚機儀習詐反覆傾危之數十萬而掣其全心勦賊豈不貽笑於夷虜哉近見登撫

咨報文龍移文自翊諸奴奄有兩河以來日中已無山海若非本鎮屢掣其后復何憚而不前等語似已不知有督師大臣矣及詳其制敵之術不過曰屢次開洋被風阻回而容竟曰內督師闖上將士洗心旌旆改色又何矛盾而

不倫乎、若欲獨倚以成不世之功、而反視關爲可緩可急之地、閤臣爲可去可來之官、抑何輕重之倒置耶、此臣所謂治其標而忘其本、防其變而忽其症者也、嘗稽古之知人善任者、每每有術、淮陰彭越、則御之如養鷹、時其飲啄而謹縶絆之、惟恐其飽而不爲用、度毛文龍之爲將、其視樊灌等爲若、乃任以大將、　寵以賜劍、彼此注視而求夢、未夜而與寐、其惑何如、彼且已睹富貴之極、而又背出萬死一生、爲朝廷堅尺寸乎、不然海風占候、夫豈異術、何渡海之師、偏與石尤相値哉、始也知有歌舞而不知有駕馭、繼也知有

驕惰而弁忘其為鼓舞矣何望邊防之鞏固而克逆之迅

掃乎抑臣又有　請焉軍旅之功非亟立斷於

封疆官方之托治當朝決於　衡憲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

國此分閫之義古人所以外無敵而內順治也令不得於

外者闘捷而邀重於言路不得於內者營窟而借譽於邊

臣以致慶罰無章所陟互異不但邊患深而

高皇帝之三尺犄阭剝蝕於有事之秋者其亦無幾何矣

甚至

廟勝未決、

廟議勿定、而遼瀋之假路、役虜之僞稟、予奪生殺

天朝幾爲無權、其於尊

中國而輕外夷、謂之何哉、臣 初入班行、感慨盈臆、傾念

朝廷大事、莫有重於

封疆者、敢率狂菲、陳其一得、伏惟

聖明當斷輒斷、及時賞罰、庶使黠酋可滅、東虜掃蕩、圖帶

金甌永保萬萬矣

此疏關係世教不獨援引古今明切爾雅已也

五月

御史吳甡請舉視學大典疏曰臣惟自昔盛王莫不崇尚風教雖時當莫亂群雄雲擾東西征戰不遑寧處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誠以治亂之原係於教化而風厲之術假自朝廷況孔子為萬世之師神京首善之地躬行倡率風示海宇使道化翔洽文治覃敷家敦詩書之好人多君子之行大小隨化八方淸肅是亦帝王之盛節也

國朝舊章凡
列聖御極之初。舉行典禮。郊社以敬天大閱以講武視學以右文盛鉅典也
陛下兼天地之資纘
祖宗之業。勤學圖治三年於茲。頃允諸臣之請郊祀大閱次第舉行。惟視學之典未沛
德音狂
陛下垂情典謨游意經藝必知崇儒重道爲千古懿舉徒以禮臣高蹈致稽上
請朕海内嚮化之心每於臨御之始引領觀望未可視爲

太祖
成祖

虛文遂致因循昔我
太祖高皇帝肩億兆君師之任當宇宙文明之統首建
國學親祀孔子
御筵講書取尚書大禹皐陶謨洪範等篇親為講說反覆
開諭群臣聞者莫不悚悅
成祖文皇帝親視太學行禮畢
御彝倫堂諭諸臣六經聖人之道彌綸天地明揭日月垂
憲萬世率由彝訓與卿等共勉之復撰
御製碑文峙列學宮自是而後守為彝章無不紹明纘述
以光

大典者在昔漢明帝駕幸辟雍引桓榮及諸弟子升堂帝
自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其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
聽者以億萬計永平之政青史榮之魯僖公紹修文德思
樂泮水無小無大從公於邁是以有采芹采藻之頌卒之
淮夷獻琛謨我好音蓋古之哲后類皆崇尚文教若此若
衰季世主則不然用嵬瑣之人行因循之政棄先王之道
違經術之士或焚棄詩書爰有坑儒之禍或崇信乾竺漸
成左衽之風蓋倡率不端則人心日偽人心既偽則風俗
日偷廉恥之風彫而忠義之節衰斯道否塞國運隨之如
秦皇梁武之世可為殷鑒伏願

陛下遵
祖宗之成憲追哲王之芳軌黜閑王之衰習端風教之首
務
勅下禮部預為脩舉或待仲秋或俟明春幸臨國學躬行
奠禮講習聖經寵進儒雅仍博求海內經明行脩之士徵
詣公車如李光縉陳繼儒之徒督率生儒闡明經義以廣
幾執經問難之風又如詞臣文震孟磊落倜儻素志忠孝
感時念殷報
主心赤偶以字句未諳致彼嚴罰夫非
陛下首拔之士歟何斥之速也夫翰苑清華之地但知遜

養元氣坐致鼎鉉下有諫諍便詆爲異黨
先朝如岳正羅倫舒芬皆以直諫著聲詞林至今猶賞其
直不罪其戇如震孟輩正未可少儻旦夕
賜環列在經筵必能剖忠陳讜開悟
聖聰此皆名儒有關經學故臣縷及之昔漢臣匡衡論政
治得失謂長安
天子之都親承
聖化遠方郡國於此則傚此教化之本原風俗之樞機宜
先表正臣竊見邇來風俗靡陋士習囂凌不勝慨嘆即如
國家去天咫尺而假生市猾充斥其間見於詞臣姜逢元

所參摘者棍徒得濫衣巾、而干禁私謁、肆行無忌、見於臺臣方大任所糾題者、畿內尚然、何怪各處青衿鼓譟無忌哉、夫爲

陛下教養人才者、外則提學、內則祭酒司業、在文字考課之間、尚存木鐸聾瞽之意。今國學廢弛已極、博士諸賢倚席不講、未見有胡瑗李時勉其人者、申嚴條教、甄陶士類、江河日下、狂瀾安砥、臣切有世道之憂焉。兩京學政、克舉其職、至於各省學臣、邇年以來、求其卓粹清嚴、持正不阿、自諱呂言洪承疇文翔鳳而外、指不多屈、若夫驕蹇自恣、取舍任意、逢迎勢宦、進取狗情、則比比而是矣。學政當循

臣有特
疏奉
旨看議司官何意久沉高閣如謂臺臣不堪任督學之事
亦當明白具
題如果督學不可無風憲之官何不酌議𢑱奏不惟視學
政如贅儷亦且等
明旨若弁髦臣竊觀今日
陛下有納諫之美部臣有拒諫之寔其所寢閣不獨臣
疏但臣所言者學政也不速為釐正恐天下孤寒之士聞
而憤惋以夤緣鑽刺之習終不可破有灰心焉而勢要子

弟則舉手相賀巫佑日偷人心滋僞其關係甚不小也

陛下方建中興之業海内日望教化之成而諸臣以風教爲緩圖經術爲迂譚何以仰贊文明之治共襄雍熙之理乎是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矣

○○○○

尅復遵義

時叛賊尤朝棟楊維新鄭應鵬據偕府城副將秦衍祚會同侯參將一面親督大兵二千分布各路夾攻先將兹手埋伏誘戰於九接灘尤朝棟令頭目楊賓領賊拒戰棒鄭賓被兹擊死又斬獲十三級賊郎潰敗逃走復追南城外羅網渡斬級三十顆并獲器械馬匹於二十二日入城分扎四門防禦出示招撫殘民至於城内民房燒燬大半僅存道鎮兩署

事趙邦
冊非旨
安鑾

安鑾率妻子部衆來降。

安鑾為賊酋右臂。監軍趙邦清謀所以撫之。參使副總
兵侯良柱論鑾心交借人丁憫說之又使鑾親喻文道
曲勦之奈為箭園補將鑾妻石氏幼子安在當園入大
寨無計可施。自官兵抵羅付大河口扎營十四日與寅
賊敗之。是時隨郎芳旗牌楊懋芳前去暗誘安鑾心腹
大管事劉崇德親管事羅加耶等前來。密諭厚賞以結
其心。發回勸化安鑾亦見助寅潰敗向順之念愈堅。隨
即暗約良柱助兵挾取妻子渠村良柱未必發兵亦借
以援我虛實良柱深客此意一面諭令羅安良進剿公
激以牽賊一面點選親兵合人侯國濟等七百餘名員
多帶精利火器渡河同鑾部兵於十五夜經三寨統砲
震天賊不得我兵多少待國楨帶兵先走餘衆倒戈叶
降安鑾當將妻石氏子安有湖盡數撤回并擄賊三寨
及莿鄭二舟偽都司盧江等計五千除口即日殺河良
柱允令多兵扎營河賓接應并安搭浮橋接引降兵李
宋口過江當賞安鑾所伊子安德滿紅哎各一端三兩
銀牌各一面冠帶一副付以良柱賞益蓉抑二兩銀花
鼓樂迎獎其餘把目遂一一厚賞。諭以令安鑾父子及偽官

劉江盧淵趙興朝劉崇俊羅加既劉忠劉富王淵趙
廷寵韓貝勒那木蔡成榮姜榮劍錫嚴等前來投見趙
道隨有參將何國賢部兵三千願作鄉導引官兵攻取
立功趙以彼纔初來不宜鈍挫立功之志故收隨
營乘勝以收全捷料爲實等首可計日而得也

朝鮮國王李琿爲其侄李綜所篡

按李琿原以前王李昖次子得立爲猜忌忍誅其親
侄也走馬試劍謀勇皆聞常監其變密使宦官常在李
琿左右用事掌管箋札之役入侍因是李琿有慶遂起
謀逆先令心腹哈臣遊說於平山節度使李貴發練兵
馬五百調赴王京防禦又密約結祖母王太妃於三月
初九日夜於宮中舉火爲號李綜率李貴等皆以投火
爲名領兵入宮縛琿李璉按烈府中以死并其世子官
眷及左右親信之人俱行殺僇議政府有自盡者本月
十三日令王太妃伏義執言數李琿之不忠不孝而暴
其罪是日李綜遂即王位又差官立誅平壤守臣朴燁
并鴨綠江邊鄭遵數其元年冬月暗通奴酋引賊過江
戕遼人而誅毛帥是所藉口以報

附圖諸池李貴參爲李綜親臣日待其變而不以箱撐

號為總兵以守鴨綠用內丞韓復謀為本國都總兵以鎮王京又令通官傳語於貴使孟推官曰向來舊王不以竭力遏奴為榮今我正不以犄議為恭而專以犒勞為恭又曰一向小民窮苦今助兵則可其供應亦照常若以貨物易參則不能從命令各亦政勿復採致行

天朝

彼臣貨物之集貽害我國以故接伴各官共體見亦殷勤如非而節谷漸不逮時昔矣李彈之事

天朝殫心竭力彼國老臣有身被後難者皆所樂從而少年新進之徒或多不欲兼以供億頻煩國人若之今春僵臥日久有以為真病者有潛知嗣之將久已而深居以避者乃不覺其竟以不免也

登萊巡撫袁可立請討簒逆疏曰本年四月十八接得援遼總兵毛文龍揭帖為戡定正義以安

宗社事內稱天啓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據朝鮮國議政府左議政朴弘耉等中前事於三月十三日承奉王太妃勅

古我先昭敬王不幸無嫡嗣先於萬曆三十六年間奄棄
臣民惟予忝居母位乃將先王遺意以已故妾金氏出兒
海郡琿請為承襲節次陳奏
天朝欽蒙
皇上特允封典而嗣位以來失道悖德罔有紀極聽信讒
言自生猜隙不以予為母戕害我父母虐殺我孺子幽囚
困辱無復人理彝倫斁絕禽獸一邦屢起大獄毒痛無辜
先朝耆舊斥逐殆盡惟姻婭婦寺之徒是崇是信政以賄
成昏墨盈朝撤毀民家刱建兩宮土木之營十年未已賦
役煩重誅求無已生民塗炭嗷嗷度日不特此也我祖先

祗奉
天朝殫竭誠悃二百年有餘況我先王虔恭候度夏掩前
世在位四十年居常對越無敢或怠而嗣主瑀志
恩悖德罔畏
天威督府東來義聲動人策臣不誠未效同肆神人之忿
至此已極
宗社之危有若綴旒何幸大小臣不謀而同合詞舉義咸
以陵陽君綜仁聲夙著
天命攸歸仍於今月十三日討平昏亂已定位號以嗣先
王之後彝倫攸叙宗祀再安諮詢政府備將事意具奏

天朝一面咨會督撫衙門以憑轉疏具

奏欽此欽遵畢職等竊詳

天生蒸民樹之后辟蓋欲叙彝倫立綱紀上奉

天朝下安黎庶以光海邦之初嗣實惟我太妃具

奏

允者也不諒大義徒信讒言悖德失道之狀實如

勅旨內事竟使二百年禮義之邦不免禽獸之誚滅絕天

理斁喪人倫上得罪於

天朝下結怨於萬民其何以君國子民承祖業乎在廷諸

臣請陵陽君主臣民乃明敬王定遠君之第一子也自少

聰明仁孝有非常之表王與之養於宮中屬意重於諸孫
今者人望所歸太妃克循先志承襲特另差重臣具疏奏
聞於
朝廷外等因到鎭看得朝鮮向來奕世忠勤本鎭得以駐
師牽制實借其力也然流離無聚糧之粟兵卒乏隔宿之
糧又盈盈一海仰食
天朝縱其借糴措勝詞非屬國之依不可少有阻撓亦姑
爲容忍不意於本月二十三日據朴弘者呈前事始知淸
大變臣民廢立出是王太妃之命者歷數李琿之不君十
三日立嫡孫綜權知國事民心已歸萬口一辭大彰法紀

即召虜寄諾邊臣鄭遊等首即卸罪明心之舉益知悔過
之萌遂使李參南以恭賫文懇乞轉
奏鎮係武弁固知可否因據其陪臣推代位分已定况今
夷狄竊發之際東西多事之日鎮惟回慰溫詞冀無意外
之虞雖然鎮居其東稍知始末今據來申合無揭報該否
承襲得無僭越請乞
上裁庶與儀攸遵藩封可定而進勦有依矣等因備揭到
職該職看得
君臣之分等於
天地無上之罪春秋必誅瓜分之變綱目重書凡藩國輒

自廢立背法令懈弛人心變亂之漸也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震雖東西醜類尚撻伐用張計日
授首況有朝鮮李綜之異變哉夫李琿之襲爵外藩也膺
皇祖之
帝命主箕子之遺疆雖稍柔靡未聞大過已十五年矣自
遼興師以來供餉助兵恭義效順使臣絡繹奏章恪恭亦
足嘉者何一旦遽廢置乎據稱李綜為該國之嫡孫且為
前王所寵又稱琿立太妃實為具奏得
允者也夫琿既奉
命為王則該國之君也綜雖親則該國之臣也君臣既有

定分冠履豈宜倒置乃云討平昏亂何其敢於無君又云
正位號何其敢於專擅也即琿果不道宜聽太妃具
奏以待
天朝之命投竄另置乃成法紀何令以臣篡君以姪篡伯
擅使
天地之大經一旦攸斁而萬古之倫常遂致泯滅而不顧
也不意
聖明在上而敢越志橫行所當亟為聲討以振王綱者也
儻為
封疆多事恐勞師害民當

遣使宣
勑布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中臣民曉然知君不可易亂
不可長亟討簒逆之罪復已廢之主大倫大法猶不致廢
若果李綜迫於妃命臣民歸心亦當令其退避待命而後
朝廷徐頒赦罪之詔令其祇奉國祀如
國初之所以待李成桂者亦
皇上不怒之威俾華夷皆知有其主不敢逆爲弄兵以圖
存名器此又不得已之議然職猶有開爲姪境往來員役

不可不慮到此

有語朝鮮舉國皆欲從權而獨李熙念昔年禦倭之
恩望報
中國因罹今日之變而李綜又係倭夷之所扶立之舉實
借倭為之備如此也則徐可北聯夷南通倭舟楫帆檣倭
所慣習載奴以來海上之事將大有可慮者職接報之日
偶被慶賀陪臣李顯榮等眾時獻還國之登職且從前之
故因以其事告之意兩臣必痛苦流涕有不欲生還者而
兩臣應對如常若事外旁觀則該國之人心大槩見矣此
職之所以駭聽痛心指髮嘔血亟請
廟算為肘腋藩屏計長策也伏乞

勅下禮兵二部酌議施行

該部侍郎畢自嚴奏曰李綜之事臣以爲不必議討者有三而其不可遽

封者亦有三李綜篡主自立雖犯無將之戒然爲李昭之孫李暉之姪枝派頗正且其假義國中臣民卒多歸向今若輕言廢置必當先議興師航海萬里勝負難必窮兵遠騖非力所及是不必議討者一也通奴之蹤迹未著享王之曾禮未失且其即位數令頒布國中咸以恭順

天朝爲念以協力助兵爲辭豈其以此拘前王之罪過而躬自蹈之萬一更置不得其人逆順則逆厥計良左是不

必攻討者二也李綜纂主之後每有公移與毛帥往來固非大有協濟亦覺別無齟齬近聞毛帥自用銀往安州羅糧五千亦未遏糴總之毛帥之居皮島四面皆水與前駐宣川時依倚朝鮮大是不同可無他慮是不必攻討者三也惟是

君父大倫炳若日星亂臣賊子宜膏斧鑕李綜以臣弑君以姪弑叔既逭

天誅遂叨

封典煌煌

綸音驟加匪人彼箕子禮義之邦將無爲有識者所笑是

不可遽

封者一也李琿之事

天朝也甚謹助兵於四路進勦之時又助餉於毛帥駐師

之日其有功於

天朝也甚鉅彼國家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若

中國不爲一言昭雪而輒

封弑逆之人幽冥之中未免負此忠順外藩于地下是不

可遽

封者二也李綜素稱狡猾語言應對之間不失恭順

天朝之意而其處心積慮尚屬叵測據其咨文雖稱權署

國事默而居王之宮服王之服行王之政全無辭尊居卑

拱候

冊封光景誠恐別有肺腸遂難方物大慮視變向背倏忽

是不可遽

封者三也以臣愚見固不必窮治其篡立之罪使其挺而

走險亦不可遽與以

封爵之榮使其狃而成玩俟其請

封使至止收其

表箋一切方物始寄別所即令來使言旋賁

明旨詰問要見李聊是否當誅李綜是否當立候其輸服

請罪往返再三而後許之不則俟其進兵勦奴功績昭著

而後

封之庶幾操縱在我剛柔互濟不以恩掩義不以權廢經

天朝之綱紀大伸而屬國之邪萌自戢矣說者又欲遣官

前往查勘區處未為不可但官卑則不足以示重於外夷

官尊又恐孤負固不服反有褻於

國體似未為得也至於以後

中國之使其以公務入朝鮮者寧希勿多寧簡勿煩仍令

謝絕一切交際毋得黷貨致輕

中華此尤吃緊要著亟宜申飭者也仰祈

聖明

勅下該部酌議施行若大原任推官孟養志轉餉異域大有資於軍需出使屬國復不辱於專對升新

勅下該部查照臣與督餉御史江日彩原

題疏運疏內將推官孟養志與都司黃龍恩運官王文憲等一體優敘孟養志與復原職加同知銜各部除授黃龍恩加以游擊職銜王文憲等各加守備職銜庶勞功不泯而人心鼓勸矣

御史游士任請于討賊之中神滅奴之用其言曰臣居舊

沾得海外之報最遲、初五日始見撫臣袁可立有屬國擅行篡主之疏、而鎮臣毛文龍之揭又至、臣方卧病、忿然而起、不覺髮指、又恐軍機所關、股栗汗下、急欲草疏以
請討、又念臣奉
旨候勘之、臣因鮮人、一、大變、却、是、我、滅、奴、一、大、機、也、然。善下此着、便是滅奴之大機、不善下此着、反破制奴之大局
臣安敢嘿嘿而不爲
皇上陳之、今
天朝之所以責鮮人者、非責以策應乎、責以同讐乎、而鮮人之廢李琿也、有王妃之敕旨爲曰志

恩背

德罔畏

天威也、因策應不誠、未敉同讐、此鮮人刻李暉之狀而爲之名也、而即可以知李暉之狀矣、請即以此爲問罪之法 臣 去秋之疏有云四月五日以後、鮮以增夫數千、助奴修築、此亦先見之幾等語、事到於今、忽自澌泯罔畏

天朝、一面擬差重臣具

奏、則猶有凜凜三尺之念在、正未忍艸艸也、 臣 請

皇上特遣風力科臣賫捧

聖諭往彼曰爾為大臣作王心膂當琿通奴爾胡不諫阻

誰代下令令邊臣鄭遵等作是狀忘

恩背

德當自爾始則議政府無辭又出王妃而問之曰通奴一

事使出於臣下而琿曾不知則為主仔仔可廢也使出於

琿而臣下不敢阻則為背

德為逆可誅也傾或廢或誅先

請而後廢則為大義今乃見廢而後

請是為背

德或李綜借胥卜之婿臣下或外人之間互相譏毀或相

痴騃而促爾以先廢乎則李暉齒亦長矣豈遂無一弱可嗣耶使無子猶有昭敬王之諸子在豈皆賢不如綜耶而又胡不

請於

天朝擇而筮吉而一廢一立迅若掣電且曰天命攸歸曰已正位號耶則王妃亦無詞又執李綜問之曰爾非奚也待王妃

奏允

天朝而後君之耳則李綜亦無辭既一詰問矣必曰吾爲

恭

天朝也爲多行不義且負
天朝之恩也欲先
請恐語以泄敗也李綜之立果順臣之戴非有他也則又
勅王妃與議政府曰廢立之役逆理順理只在爲適奴二
語若不爲適奴也是篡也非恭也逆賊造於陛下而嫁禍
於君推擇以不軌之名而自爲不軌爾國寧復有人理乎
若果爲適奴也是恭也非篡也止多一擅耳而綜之應立
與否又當再論令且觀爾事以見爾心爾能集錄精卒十
倍於初乎群臣百姓能悶戴綜而若之賢能皇皇然割牲
誓

經畧奏着

天合國之人共為綜出死力以殺奴而明辯之無他明王
妃之克循人情乎乃益信向者之衆是為我
皇上討賊以亢爾宗即以李成桂例處綜當無不可而王
妃亦當可原觀過知仁於王妃何多求焉否則禮義之邦
明紀大經大法書之史冊以遺千古羞稱賊不討我
天朝亦貽千古忿豈敢有愛焉
太僕寺卿董應舉安插遼民事竣進呈列名冊并請存遼
一學以示不忘三韓之意
太僕安插說定於兆為之查其原衛列其姓名揀各州
縣原報寄住地方以
聞令面后土歸之學院并若民歸之地
方有司矣至於遼學一議尤為喫緊

有將無將總
壯哉丈夫
前仆赴

○永寧大捷

四月十五日齊總鎮於十三夜密命秦國依等兵潜至永寧城下分攻十四日本鎮同參將楊應岳等督陣軍官楊敬等百餘騎兵四五千人一齊殺至城下賊出四門砦戰兒勢將潰將房屋亂燒張命官等殺入小西門劉部秦拔應張命官等就馬上生擒亂冲大西門出除投降二萬跳城越水死者無計城中烟焰蔽天逃竄文子分營列在江崖上本鎮札於江崖對面高山上投降者人、本鎮縱赦介犬與父母各還其父妹仍命外出人武兆、由鎮不許各營混亂妨照羽翼之賊兵、已發人申論必欲擒逆賊以報 國恩

貴州巡撫王三善策平黔大計疏曰臣於天啓二年十二月初七解圍以後初八移營宅溪即遣貴州衛指揮朱國安劉光特自牌往諭奢社輝母子速將安邦彥綁縛來獻准爲代

題免死據報白牌已傳過河候十餘日未見動靜至本月二十日援兵俱抵會城此時府無半鐵倉無十粟苗非嗷嗷臣亦躊躇乃心謂其坐而待斃聽軍旁掠一空且大苗仲新附之望不如分兵進擣就掠浮糧以食衆賊衆心摧膽折之時猝而壓之或可撫也按地圖陸廣河一路抵大方畓氐鴨池河一路直抵安邦彥巢穴楊明楷爲先鋒孫元謨劉志敏佐之副總兵劉超統之都清道楊世賞爲監軍進龍里又以劉范曾成爲先鋒黃運金汝李師流等佐之平蠻總兵張彥芳統之思石道何天麒爲監軍進威清據正月初二陸廣河塘報監道楊世賞暗渡大破賊營于

十二月三十叢已渡河、又據正月十五鴨池河塘報、秦明屏等逆戰破賊、獲其子母等、因職不勝私喜、以為二路俱勝賊雖不降、即撫之亦易爾、不意十二日報賊數十萬環攻渡河諸營、因衆寡不敵、俱各奔潰、揚明皆不知下落、王之將王成等自死、細詢其故、曰各兵因採浮糧、壁壘不固、賊因而乘之、故潰也、職當下令撫慰諸將、及詢揚監軍進止、據言雖有小挫、非戰之罪、姑斂兵高壘、暫養銳氣、俟人心稍定、再圖更舉、職以為然、又于正月十一等日見城外逃兵岌岌而下、詢為某兵、皆威清兵也、問曰何逃、對曰無糧也、已而鎮臣亦至、初聞陸廣失利、見秦楚之兵、各無戰

氣、姑退守威清、比至威清、潰兵並下、遂不能止、因令劉范

河守威清、苗兵楚兵已盡去矣、未幾、廣兵又去矣、又未幾、

而秦明屏兵亦去矣、其僅存者不過陸廣、撒回劉超等、原

提解關兵祁繼祖之家丁與貴陽知府朱家民新招之兵、

乃安酋探知我兵之潰、扇誘苗仲糾合逆黨宋萬化等、復

欲圍城、人心洶洶、咸無固志、幸將吏與職誓衆、而人心始

安、適解餉銀五萬到、即時給發、而士心稍安、職究惟此時

賊使何中尉據龍里、斷我糧道、使李阿二督四十八莊兵、

圍青巖、斷我定番糧道、以困我、已與宋萬化銀一萬一千

兩、水銀鎗二千杆、馬二千匹、封爲僞總督、督洪邊之兵、苗

仲爲右翊、與僞督兵游擊吳楚漢銀一萬兩買八姑蕩平八莊苗仲爲左翊、而自統水西之兵、共犯會城、職思先發制人、迫其合而後圖之、必爲所制、而兵少欲分之四出、調度不敷、又慮出而會城虛、賊或因而乘我、必飄飄往忽忽來戰、士不至久頓於外、而會城不甞虛於內、使賊不知守我之所攻、而復不敢攻我之所守、然後可正按兵不動也、忽遣游擊祁繼祖統盧吉兆左世選之兵下龍里、一鼓而破蓮花堡、連燒上中下三牌賊寨百五十處、斬首四百二十級、而何中尉敗逃深菁、龍里路通、忽又遣叅將王建中、劉志敏、宋廷屈朝先等救青巖、斬首三百零二級、汪元佐

擒斬宋萬化

等之兵再進青巖盡焚賊寨四十八莊斬首三百二十級、李阿二中神鎗、逃歸水西而定番路亦通矣偵者曰安酋見焚伊四十八莊心中大忿謀糾八姑蕩洪邊二路兵、於二月二十八犯會城 臣於本夜咨遣王建中祁繼祖等兵一萬五千進勦八姑蕩焚八庄寨二百餘處斬首五百級、窮追度河溺死者不計其數此四戰焚毀積聚以數萬計、而賊糧窮殺死賊黨以數千萬計而賊兵窮其謀遂寢而宋萬化不知也詐降以覘我動靜職佯許之即調委監軍、楊世賞督劉志斂祁繼祖等捲甲疾馳賊措手不及倉皇出戰遂被擒此賊之惡不減於邦彥而其勇十百於邦彥

職不慮邦彦而慮此賊此賊擒而邦彦無能爲矣此
皇上之福也四路既清泰明屏兵至平越復回與鎮臣同守龍里諸苗叛者復來因委監軍徐清多方駕馭擇其雄者官之賞以牛酒花紅札副冠帶群苗來者日衆有求爲開場貿易者有求給兵保路者各許之盡給就撫黄旗使各高豎寨中實欲邦彦見之也邦彦見諸苗多豎黄旗果懼而不忺復肆猖獗但於楊池陸廣諸要路掘坑塹於水西城脩補屯兵而已職初聞楊明楷之被執也傳一白牌與安邦彦密達等若不殺傷參將盡准投降不傷一人如有損傷本院親提大兵爲伊報讐寸草不留二月十二日

撫兵著五便

忽有二人持明楷稟帖乞臣往救茲述彼中賊情戰恐不勝降懼不容等語職又發一牌差守備李贊傳諭水西內云前牌已許不殺楊叅將悉准投降近訪果未傷害令行招撫仰安邦彥等即速具文投院以憑具

題請

旨定奪迄今二十日尚無消息據宋萬化妻丁氏云奢氏欲就撫而安邦彥不聽尚不知狡酋又作何狀大都逆賊伎倆不過如此只恨我兵力不加不但芻糧餉不足若得四五十萬金一時解到不旬日間可募精兵十萬夫此十萬兵皆係土著不須跋涉一便也自食其糧二便也道路

習熟深知地理三便也我成指辭賊食羽翮四便也訐人給餉毫無虛冒五便也或者悲夫情叵測不知省閭未解之先苗仲畏安酋罔解之後酋遁水西苗仲於酋遠而我近我勦速而酋救遲故苗仲附我況又嚮我之利誰不樂從即有反測我從而用之其孰敢生心不此之務而遠求異省之兵分發現在之餉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二千里何時奉

旨何時發兵何時抵省若候兵遲而二百萬之餉已用盡矣顧安能更得二百萬以益之乎後到者未至先至者已老老則思歸思歸則逃賊恐終不來而會勦終不成揣摩

近日人情、似急者自急緩者自緩、不過空文以示諸臣、請帑以塞責而已、言念及此、眞可痛哭流涕、職至愚謬、以爲救黔、則兵爲黔、餉當爲黔、不必更分與有、但令與者、協濟盡付督臣摠理、兵到、即以其餉餉之、而督之否則以其餉自蒸、而督之庶幾事體歸一、緩急不失、此芻蕘一得之愚、謹因報捷會同案臣侯恂而陳之、伏乞

皇上速賜敕下該部、如果臣言不謬、即將新增餉銀二百萬盡歸督臣、止令各就其應解之銀、蒸精兵若干、選委有能將官任事監軍道統來、再有觀望逗縮、如廣西監軍周世臣叅將王愼德者、俱聽督臣查明叅究、其入黔之行二

月二糧俱於督臣支給又先
勅湖廣撫臣於布政司庫中不拘何項銀兩先借解五十
萬用果不足再行續解但時得五十萬金目前之用不致
捉衿露肘必有以致逆酋之死命但零星完解隨見後解
未至前餉已空募兵慮餉借餉無兵大用小用必不能縱
橫由心揮毫如意其究也就延昔日坐失事機雖累數百
萬亦不足也伏惟
聖明留心電燭
速賜裁察俞允施行奉
聖旨據奏黔省屢戰多捷道路頗通著會同總督官盡心

誠哉特之
貲者非先
海之憂也

調度務保封疆糧餉已有屢旨還着該部確議具奏、
御史彭鯤化以朝鮮變出不意宏嚴山海之防具疏曰自
全遼盡失中外僅隔一關其勢危如累卵而奴酋不即來
者雖養成蓄銳有待而發或因朝鮮國雖弱而頗大有毛
文龍在島與之犄角爲牽制奴欲引兵而西恐搗其巢不
無狼顧故關上得緩須臾大都得此力今讀邸報忽聞該
國內變國王李琿十數年來忠順之臣不聞有大過失一
旦爲姪所廢彼先自亂安能助我況無
君之人豈肯仍義效順助力
天朝且爲倭婿與奴連若舉朝盡歸順奴酋其勢益大如

虎生羽毛，文龍失其左，軍心難久居，牽制無人，奴得安意西來，無復東顧之憂矣，山海危關，恐難以九泥塞也，今殼罪致討，力不能支，勢亦不便，文告責諭，雖不可少，亦不過存此體面，先自治而後治人，綢繆牖戶，爲保關計，萬萬不容緩矣，然則今日之關，而作安關視，是燕之幕也，今日關內之地，而作安地視，是魚之游鼎也，雖關臣苦心極力，料理整頓，必定規畫，屹然金湯，然關實心憂遂者，惟關臣一人，將吏之下，不知果皆同心協力否，人心固而脚跟定，然後一夫當關，萬人莫過，而人心尚未可必也

皇上聖明，仁厚培植

國脉甚遠、上天眷祐、必助萬年有道之長、而亦未可藉憑天道也、急修人事、修城練兵、使器械皆極精利、而士馬不致饑餒、仍鼓舞振作一番、激發甚是忠義、使人有勇知方有進一尺、無退一寸、而後此關可保也、此外緊着猶有遠偵探、查奸細、製火砲、三年遼左之失、皆自偵探之不早、賊已近城、而尚可不預防也、今我之動靜、賊無不知、而奴之消息、杳然無聞、萬一出其不意、何以應之、宜募敢死之士遠探夷奴情形、勿止憑外國之口、捕風捉影、庶制人而不制於人、向來遼城之不守、皆奸細之內應

祖宗德澤、

天高地厚而奸民甘心爲奴効力雖奴酋揮金不吝、小人易爲利使何至人心多爲所買大可恨也今前後捕獲雖多而此類實煩我之人不能向東一步彼之人隨兵俱來、火藥之焚多出此輩宜

諭內之五城外之有司、挨查搜摘容隱不舉者事發連坐、庶戎狄不伏於肘腋也

中國長技火砲爲上呂宋火砲閩中放之既效今澳夷達來矣已有放砲之人而尚無可放之砲宜

勅當事者速如式製造預先演熟安置關外庶幾有備無

異

患不致臨渴而掘井也此三者皆傾大補牢之急着惟嚴加責成着實舉行而已頃占候者云大提城火戰之事朝鮮之變適值此時危闕深可寒心若猶悠悠忽忽採時度日以山海派法付之一擲憂根本者寧無左衽之慮乎處分早定專有望於

朝廷臣因是而

請內操之當停焉時方多事胡上內操古有

殿廷習射者雖示安不忘危之意然開夷允服衆恨永斷一了百了矣乃兵出賊伏兵還賊出勢益猖獗禍益蔓延致煩今日之衆然目前借兵威以平之究竟議善後以堅

之揔之成其撫循而已

議從撫寧移鎮居中而又責成之久任之以危收復河東西之計洵爲得策

六月

御史王夢蛟奏曰、臣惟山海一關、

宗社安危所係、一切防禦大計、全藉樞輔爲之主持、乃分猷共濟、則遼撫事也、得其人而旋

奏安攘之績、非其人立見頹敗之形、今日之遼撫、固庸衆掉臂而不敢前、亦當事酌量而不敢輕受者、頃

廷推撫臣四人、亦極一時之選、

皇上猶然慎重其事、

亟命該部斟酌堪任與否、並及保舉之人、仰見

聖心持厪危疆、必用人得當而後可爾有

君如此逆知夷氛漸消侵地可復
祖宗相傳之天下可保一統於無疆矣臣方慶幸之不遑
有何奇計可以仰贊
廟謨萬一惟是兵當屢敗之際氣已不揚將經數易之秋
志復靡一所恃者獨樞輔承宗義膽忠肝圖上方畧在闕
夫五部瓜分各據信地中部統之馬世能以守關而不知
廣寧已空無人矣既知奴酋歛翅河東因而圖守寧前爲
恢復河西之計此着尚可已乎尤世祿爲前鋒王世欽爲
中堅馬世能爲後勁且北據山南依海結排山倒海之勢
所謂攻守相兼者是也由近及遠漸抵廣寧據河西以營

河東如毛文龍令之揚帆鎮江揚聲其尹入并與膠萊過
人用之整兵益奔達近同心首尾策應而又激遼左久憤
之人心開叛將投降之生路斷將來旗之糧可計日而待
矣目令撫帥既以卿心任事撫臣當以生死聽之益懼輔
臣請督師居可進可退之地若撫臣以遼左爲名當出守
遼地爲將士倡山海盡遼撫駐足地方況三軍惟開府是
賴遼民惟開府是依號令惟開府是稟居中布置與王世
欽共處中堅前後照應方爲萬全如縮胸於關門之內無
論一柄兩操易生嫌隙且寧前篤進眞成贅麗矣然而責
成久任之法又不可不行也事惟責其久任斯閱歷久而

調度精至如李維翰之後、節節敗衂、累累楚囚、致山河淪沒於腥膻、孰若責成久任、一意肩承之爲愈也、若其吹緊處、又在重其權、寬其文法、毋掣其肘、俾得展布、至責成鎮道、一如前法、而爽然不請、封疆不復、臣不信也、

雜平涉賊作亂、雲南巡撫閔洪學發兵平之、

按雜平乃土司州、住萬曆十四年、州治之建、在十五年、因脅因既平、各寨夷民、不通漢語、惟見官前、於是設立獨選漢人領之、謂之撤民、爾將建置上下寨法條、發明安十餘年、不肯有司、輒於正額之外、另派一項、以苗剝夷民、而撤戶又指一科十倍、其馬牛、甘折其因土、各夷始嘗然衷其謀生之心、遂動矣、啟天啟二年、東烏雲擾亂、處處動搖、獨盜其首、鋪烟柔而用之、遂以九月率衆攻城、焚官兵大集、圍城七月而黷然、二十四營土

省內操之舊氏練營兵練閣兵尤為吾計

首願逆者半，賊不過七八千人，使能隨解散之時，窮亂之徒，備加處分，俾漢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備雖在近，而凡在遠，內操不過護衛焉，不經出設，此何用，宜以內操，必節操練，從與以完。京師更設閣兵，以守出游。固門戶，乃所以固堂奧也。

兩朝從信錄卷十八